

官场现形记(下)

李宝嘉 编著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书名:官场现形记(下)

作者:李宝嘉

出版社: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ISBN:L-0000-00695/I242.4

出版日期:2003年12月

定价:12.00元

官场现形记

(二)

(清)李宝嘉著

目录

第三十一回.....	4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活哨官遭殴打	
第三十二回.....	13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第三十三回.....	25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第三十四回.....	35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第三十五回.....	44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珞发妙谗	
第三十六回.....	52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第三十七回.....	62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第三十八回.....	69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第三十九回.....	77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第四十回.....	84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谏多才 第四十一回·····	93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第四十二回·····	100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第四十三回·····	107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第四十四回·····	115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第四十五回·····	125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第四十六回·····	135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第四十七回·····	143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第四十八回·····	150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第四十九回·····	159
焚遣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第五十回·····	169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第五十一回·····	179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第五十二回·····	189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第五十三回·····	198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第五十四回·····	207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第五十五回·····	215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第五十六回·····	226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第五十七回·····	238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第五十八回·····	246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第五十九回·····	255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第六十回·····	263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活哨官遭殴打

话说冒得官回家之后，嘱咐太太把女儿扎扮停当，又收拾了一间房屋，将家中上下人等统通交代清楚。他自己一路出来，先送信给统领的小戈什，托他务必将此事拉拢成功，感德匪浅。自己却躲在一个朋友家去过夜。

却说统领向例，每天这顿晚饭是从不在家吃的，托名在外面应酬，其实是天天在秦淮河里鬼混。这天到了下午，仍旧坐轿出门，先在船上打牌，又到钓鱼巷里吃酒。约摸应酬到十一点多钟，毕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轿回去。小戈什的心上明白，预先叮嘱轿夫，叫他把轿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馆跟前，打门进去。羊统领假充酒醉，跟了进来。此时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当把他一领到小姐房中，众人一哄而出。统领等房中无人，才上前同小姐勾搭。听说这一夜总共问了冒小姐不少的话，冒小姐只是不答，赛同哑子一样。羊统领以为他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

良宵易过，便是天明。羊统领正在好睡的时候，忽听得大门外有人敲门，打的震天价响，随后接着有人出来开门。这进来的人分明是个男人声气。羊统领虽然是个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时，不禁心中害怕起来，生恐是小戈什误听人言，以致落了他们的圈套，连忙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察看动静，听了听，只听得房间外面有人低低的说话。于是羊统领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长衣，轻轻拔去门闩，拿在手中，预备当作兵器，可以夺门而出。说时迟，那时快，羊统领在里面各事停当，走到门前，又侧着耳朵听了一听，谁知反无动静，于是心上更为惊疑不定。想要开门，一时又不敢去开，只得呆呆站立在门内，约摸站了有两刻钟之久。冒小姐业亦披衣下床。此时冒小姐棠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统领越看越爱，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轻轻说得一句道：“天还早得很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儿？”冒小姐亦不理他。却不料这一问早被门外一个人听见，用手指头轻轻把门叩了两下，亦说道：“天还早得很统领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儿？”羊统领一听门外有男人说话，这一吓非同小可！但是说话的声音很熟，一时想不起是谁，怔在那里半天喘不出气来。还是冒小姐爽快，连忙迈步近门前，伸手将两扇门豁琅一声拉了开来，说了声“有话让你们当面讲”。羊统领起初还当是小姐过来拉他的却不料有此一番举动。房门开处，朝外一望，只见一个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门跪着不动。那人低着头，亦看不出面貌。羊统领满腹狐疑更是摸不着头脑。正在两难的时候，幸亏门外跪的人先开口道：“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师。难得老师赏脸，沐恩感恩匪浅！”说完这两句，抬起头来听统领吩咐话。羊统领仔细一看，认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无主意。只听得冒得官又说道：“丫头还不过来帮着求求统领！”一言未了，他女儿亦跪下了。

羊统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见他们跪着不起，知道没有歹意，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里说道：“你们这番好意我都晓得。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来之后，又请一个安，说道：“全仗老师裁

培！”其时脸水早点心都已齐备。羊统领只揩了一把脸，立刻要走，冒得官父女两个拉着，抵死不放，定要统领吃过点心再去。羊统领无奈，只得每样夹了一点吃了方才走的。冒得官又赶出门外，站过出班，方才进来。

自此以后，羊统领便天天到他家走动。又过了两日，却把冒得官传了去问过仔细，见了制台，替他竭力的洗刷。制台一心修道还来不及，那里有工夫管这闲事，便也不去追问。统领回来，便借了一桩事，把朱得贵的差使撤掉还不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办他的递解。朱得贵急了，到处托人替他求请。冒得官便挺身而出，说：“我去替你求情。”见了统领鬼混了一阵，统领非但不革他的功名，并且还赏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标下去当差。一个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这朱得贵非但不恨他，而且还感激他，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

话分两头。且说羊统领在江南久了，认识的人亦就渐渐的多了。而且他南京有卖买，上海有卖买都是同人家合股开的，便有他现在南京一升字号里做挡手的一个人，其人姓田，号子密，是徽州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头发不多，只拖了一根极细极短的辫子，因此众人就适他一个表号叫“田小辫子”。这田小辫子做了十几年的挡手，手里着实有钱。近来忽然官兴发作，羊统领便劝他道：“如要做官，捐个同、通到江南来，有我的面子，无论那个道台跟着托托，差使是一定有的。”无奈田小辫子在南京住久了，磕来碰去的官，道台居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台，他自己拿钱捐官，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只好听其所为。等到上兑之后，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东家找了一个人拦手，他便起身进京引见。

他东家往来的人都是官场，他在官场登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官场的规矩应该是在行的了，谁知大廖不然。不要说别的，单说他进京引见的时候，有人请他上馆子吃饭，他到的晚了，大伙儿已入了座，还有叫的条子亦在那里。他进门之后，见了人就作揖。见了相公亦是作揖。后来人家问他：“怎么你见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说：“我看见他们穿着靴子，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时候，那些局子里当差的老爷们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我见了他们，疑心他们是部里的司官老爷才从衙门里下来。他们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横竖‘礼多人不怪’，多作两个揖算得甚么！”自己做错了事，人家说说他，他还不服。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出多少。

等他到省之后，齐巧这江南的藩司、粮道、盐道统统换了新人，他一个也不认得。这天大早，头一个上制台衙门，到了司、道官厅上。人家是晓得制台脾气的，总要打过九点钟才上衙门。他一进官厅，就在炕上头一位坐下。后来等等大家不来，他便不耐烦，独自一个坐在炕上打盹，穿首簇新的蟒袍补褂，身子一歪就睡着了。睡了一会，各位候补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没有差使的，霎时间络络续续来了五六十位。号房看见别位大人来到，方才把他推醒。他一只手揉眼睛，却拿一只手满身的乱抓，说是炕上有臭虫，把他咬着了。说话间定睛一看，一见来了许多人，把他吓了一跳。幸亏全是候补道，其中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连忙下炕，一一招呼。招呼之后，正待归坐，却见一个人走了进来，也是红顶花翎，朝珠补褂。他却不认得这人是谁，见了面，一揖之后，忙问：“贵姓？”那人说：“姓齐。”接下来又问：“台甫？”旁边走上来一位候补道，是羊统领的熟人，曾经托过他招呼田小辫子的；这位候补道忙把田小辫子一拉，说了声：“这是方伯。”田小辫子连忙应声道：“原来是方翁先生，失敬失敬！”藩台也不理他，径自坐下。

这个挡口，外面又进来一个人，大家都认得是两淮运使，新从扬州上省禀见的。众人见了，一齐都招呼过。独有田小辫子又顶住问“贵姓、台甫”，运司说了。接着又问“贵班”，运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声“兄弟是两淮运司”。谁知田小辫子不听则已，及至听了“运司”二字，那副又惊又喜的情形，真正描画不出。陡然把大拇指头一伸，说道：“啊哟！还了得！财神爷来了！”大众听了他的话都为诧异，就是那位运司亦楞住了。只听得田小辫子说道：“你们想想看：两淮运司的缺有名的是‘一个钟头进来一个元宝’一个元宝五十两；一天一夜二十四个钟头，就是二十四元宝，二十四元宝就是一千二百两。十天一万二千两，一个月三十天，便是三万六千两。十个月三十六万，再加两个月七万二，一共是四十三万二。啊唷唷！还了得！这们一个缺，只要给我做上一年就尽够了！”他正说得高兴，忽然旁边有他一个同寅插嘴道：“有如此的好缺，怎么给人家做人家还不肯要呢？”众人忙问：“给谁谁不要？”那人说道：“就是那个唐什么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这个缺，他一定要辞不做吗？”又一个人说道：“唐某人呢，本来是个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银钱看轻些，任你是甚么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且现在的这个运司缺亦比前差了许多。”田小辫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众人见他说的穷形尽致，也不理他。

停了一刻，约摸已有十点打过，制台布老祖前应做的功课一一停当，方才出外见客。头一班司、道进见。田小辫子是初次禀到的人，于是随着一同进去，见了制台。一切礼节全是隔夜操练好的，居然还没有大错，不过一件毛病不好，是爱抢说话，无论制台问到他不问到，他都要抢着说。幸亏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倒也并不动气。见过一面之后，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说他的坏话，说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场上的规矩都不懂得。制台道：“还好，尚不失他的本色。这种人倒是老实人，是不会说假话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外头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倒好问问他。究竟他还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谅来不敢蒙蔽我们。”藩台见制台如此，亦没有别的说话。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来。

第二天又一同上院。凑巧同见的有营务处上的一位道台。制台朝着这位道台道：“现在营制太不讲究。这以羊某人所带的几营而论：有一营一半是德国操，一半是英国操；又一营全是德国操，忽然当中又搀了些长苗子。这长苗子是我们中国原有的，如今搀在这德国操内，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个中外合璧。我兄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怕心烦，总要诸位费心帮帮忙。羊某人也是马马虎虎的。你们总得说说他才好。还有此一件习气最不好：我每逢出门，看见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枪倒掬在肩膀上，那一头也有拴一把雨伞的，也有挂一双钉鞋的，真正难看！”制台说到这里，那个营务处道台还没有答腔，田小辫子抢着说道：“不瞒大帅说：职道在敝居停羊某人营里看得多了，德国操的洋枪都是倒掬的，大帅倒不必怪他。”制台听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个营务处上的道台说话。

一会又说道：“新近有个大挑知县^①上了一个条陈，其中有些话都是窒碍难行，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这些营务事情，如非亲身阅历，决不能言之中肯。”田小辫子又插嘴道：“职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处久了，有年职道同敝居停谈起这件事，职道拟过几条条陈，很蒙敝居停说好。明天倒要抄出来送给大帅瞧瞧。”制台道：“你有什么见解，尽管写出来。”田小辫子又答应了“是”。等到院上下来，便把从前在店里专管写信的一位朋友请了来，同他

商议。他自己拿嘴说，那个朋友拿笔写。写了又写，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个钟头，好容易写了一个手折；其中又打了几个补丁。

①大挑知县：清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选一等的以知县，二等的以教职，六年举行一次，以使举人有较宽的出路，叫做大挑。

到了次日上院，齐巧这日制台感冒，止辘不见客。田小辫子扑了一个空，心中甚是怏怏，便同巡捕官说道：“我是来递条陈的，与别位司、道不同。老师既不出来见客，可以带我到签押房里独见的。”巡捕官道：“老师今天连老祖跟前的功课都没有做，此刻刚正吃过药，蒙着两条棉被在那里出汗。早有过吩咐，统通不见，请大人明天再过来罢。”田小辫子无奈，只得闷闷而回。谁知制台一连病了五天，就一边止了三天辘门。田小辫子要见不能见，真把他急得要死。

到了第六天，制台的病稍为好些。因为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来理事，于是由两三个跟班的架着，勉强出来会客。田小辫子跟了一班司、道进见。自然是藩台同着盐、粮二道说话，问：“老师今天可大安了？”制台道：“病是好了，不过觉着没有气力。到了我这样的年纪，算算不大，怎么一病之后，竟其如此无用？”别人尚未开口，田小辫子先抢着说道：“老师白天忙，晚上忙，时晨有早晨的公事，夜里有夜里的公事；人有多少精神，禁得起如此的磨呢！老师总要保养保养才好！”他说的原是真话。不料这位制台上房里一共有十一个姨太太，听了他话，一时误会了意，沉吟了半天，忽然说道：“老兄的话很不错。但是兄弟姬妾虽多，这两年因为常常在老祖跟前当差，一直是斋戒的，怎么还会生病？”田小辫子连忙接口道：“职道说的公事是老师天天办的公事，并不是……”说到这里，也咽住了。

制台见他说话莽撞，心上好不自在，半天不响，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辫子站起来，从袖筒管里掏出一个手折，双手奉上制台，说道：“这是上回老师吩咐拟的条陈，职道已经写好了五六天了，带来请老师过目。”制台说了半天的话，早已力倦神疲，恨不得他们即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偏偏田小辫子要他看条陈。他要待不看，无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惯的了，一时又放不下脸来。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折接了过来，挣扎着大略看了一遍；两手拿着手折，禁不住瑟瑟的乱抖。藩台怕他劳神，便说：“大帅新病之后，不可劳神，条陈上的事情过天再斟酌罢。”谁知田小辫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道：“兄弟这个条陈，是大帅五六天前头吩咐的。”一面说，一面又跑到制台面前，拿手指着条陈，说道：“大帅，条陈不多，只有四条。大帅请看这第一条。”此时制台正被他弄得头昏眼花，又见他自己离位指点，毫无官体；本来就要端茶送客的，如今见他这个样子，倒要看看他的条陈如何再讲。但是头里发晕，虽然带了眼镜，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说给我听罢。”田小辫子一听大喜，忙把手折接了过来，双手高捧，站在地当中，高声朗诵。未曾念满三行，已经念了好些破句：原来替他做手折的人，其中略为掉了几句文，所以田小辫子念不断句。制台听了不懂，便问大众：“诸公懂他的话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语。

制台道：“你老实讲给我听罢，不要念了。”田小辫子便解说道：“职道的第一条条陈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队伍都不准他们吃饱。”制台道：“还是要克扣军饷不是？俗语说的好，‘皇帝不差饿兵’，怎么叫他们饿着肚皮打仗呢？”田小辫子道：“大帅不知道，这里头有个比方：职道家里养了个猫，每天只给他一顿饭吃，到了晚上就不给他吃了，等他饿着肚皮。他要找食吃，就得捉耗子。倘或那天晚上给他东西吃了，他吃饱了肚皮就去睡觉，便不肯出力

了。现在拿猫比我们的兵，拿耗子比外国人。要我们的兵去打外国，断断乎不可给他吃得个全饱，只好叫他吃个半饱，等到走了一截的路，他们饿了，自然要拚命赶到外国人营盘里抢东西吃。抢东西事小，那外国人的队伍，可被我们就吵乱了。”制台道：“不错，不错。外国人想是死的，随你到他营盘里抢东西吃。他们的炮火那里去了？我看倒是一个兵不养，等到有起事来，备角文书给阎王爷，请他把‘枉死城’里的饿鬼放出来打仗，岂不更为省事？”说完，哈哈一笑。田小辫子虽然听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话，但见制台的笑，料想其中必有缘帮故，于是脸上一红，说道：“这个道理，是职道想了好几天悟出来的。”

制台听他说的话开味，合也不觉劳乏，反催他说，道：“第一条我已懂得了，你说第二条。”田小辫子见制台要听他条陈，更把他喜的了不得，连忙说道：“前头第一条讲的是陆师。这第二条讲的是炮台。现在我们江南顶吃重的是江防，要紧口子上都有炮台。这炮台上的大炮是专门打江里的船的。职道有一个好法子：是教这炮台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镜把这江里的路看清。譬如外国人的船是朝着西面来的，我们就架上大炮朝着东面打去；倘若是朝着东面来的，我们就朝着西面打去。这叫做‘迎头痛剿’、万无一失。至于或南或北，都是如此。”制台道：“炮台上的炮不打江里的敌船打那一个？难道拔转来打自己的人不成？至于炮台上的人，原该应懂得点测量的；等到看见了敌船，东西南北，对准水线，亦要算准时刻，约摸船还未到的前关一秒钟或两秒钟，三秒钟，就得把炮放出。等到炮子到那里，却好船亦走到那里，刚刚碰上，自然是百发百中，万无一失。天下那里有但辨方向，不论远近，向海阔天空的地方乱开炮的道理？况且放一个炮要多少钱，你也仔细算算没有？”田小辫子见制台正言厉色的驳他，又当着各位司、道面上，一时脸上落不下，只好强辩道：“职道所说的‘迎头痛剿’，原说的是对准了船头才好开炮。”制台道：“等到船头对准炮门已来不及了；等到炮子到跟前，那船早已走过，岂不又是落了空？总之，不懂得情形还是不要假充内行的好！”田小辫子被制台驳的无话可说，于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一声也不敢啊。

此时制台同他驳了半天，虚火上来，也有了精神了，索性叫他再把后头两条逐一解说出来。田小辫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说道：“第三条是为整顿营规起见，怕的是临阵退缩，私自逃走，或者在外头闹乱子闯祸。照职道这个法子，就不怕他们了。”制台道：“有什么高明法子？倒要请教请教。”田小辫子道：“职道也不过如此想，可行不可行，还求大帅的示下。”制台道：“快讲！不要说这些费话了！”田小辫子道：“凡是我们的兵，一概叫他们剃去一条眉毛。职道想这眉毛最是无用之物，剃了也不疼的。每个人只有一条眉毛，无论他走到那里，都容易辨认。倘若是逃走以及闹了乱子，随时拿到就可正法，是断乎不会冤枉的。”制台道：“从前汉朝有个‘赤眉贼’，如今本朝倒有了‘无眉兵’了，真正奇闻！你快一齐说了罢！”田小辫子只得又说道：“这第四条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或是出去打盐枭，拿强盗，所有我们的兵，一齐画了花脸出去。”制台道：“画了花脸，可是去唱戏？”田小辫子道：“兵的脸上画的花花绿绿的，好叫强盗看着害怕。他们老远的瞧着，一定当是天神天将来，不要说是打强盗，就是去打外国人，外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见了也是害怕的。”制台道：“你的法子很好，倒又是一个义和团了！”田小辫子把脸一红道：“职道虽然没有见过义和团，常常听北边下来的朋友谈

起团里的打扮，有些都学黄天霸的模样。职道现在乃是又换一个样儿，是照着戏台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脸去画，无论什么人见了都害怕的。”

田小辫子只图自己说得高兴，不提防制台听了他的条陈，竟其大动肝火，顿时唾了一口道：“呸！这样放屁的话，也要当作条陈来上！你们诸公听听，传出去岂非笑谈！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将来候补的一定还要多哩！”田小辫子还当制台有心说笑话，同他呕着玩耍，便亦笑嘻嘻的凑趣说道：“江南本来有个口号，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制台不等他说完，便接口道：“像你这样的候补道，本来只好比比驴子！婊子！再稍微上等点的人，你就比不上！”其时藩台等人见制台说话说的长远了，恐怕他累着又要犯毛病，上了年纪的人是经不起的。况且这位制台是忠厚惯的，今忽一旦动了真火，田小辫子又是个市井无赖，不晓得甚么轻重的，生恐他两个人把话说抢，将来不好收场。于是不等端茶碗，便一齐站立告辞。制台一面送他们，还一面数说田小辫子。此时田小辫要强辩也不敢强辩了，于是跟着大众一块儿出去。

走到外面，将要上轿，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这个条陈今天是不应该上的；劝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寅赵元常。他便拉了赵元常袖子，自己分辩道：“我那里有工夫上这捞什子！这原来是大帅他自己问我要的。他问我要，我怎么好说不给他？而且条陈上不上在我，用不用由他，他也犯不着生这样大气，拿人不当人！人家的官小虽小，到底也是个道台，银子一万多两呢！”赵元常见他的为人呆头呆脑，说的话不伦不类，又想到制台刚才待他的情形，恐怕事情不妙。赵元常本是羊统领的知交，田小辫子到省，羊统领曾托过他，说：“田小辫子是个生意人，一切规矩都不懂得，总得你老哥随时指点指点他才好。”所以这赵元常才肯埋怨他，劝他不要多讲话。后来他不服赵元常的话，赵元常也生气，便趁空回了羊统领，说：“田某人太不懂事，总得统领自己把他叫来开导开导才好。”羊统领本来同他很关切的，当时一口应允，说：“等我马上关照他。”

齐巧这日阴天很有雨意，羊统领没有事情做，便叫差官拿了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几个道台，甚么孙大胡子、余荇臣、藩金士、糖葫芦、乌额拉布、田小辫子一共六位，又面约了赵元常，通统宾主八位，同到钓鱼巷大乔家打牌吃酒。赵元常因另有事情，说明白去去再来。羊统领却自己坐了轿子先去吃烟。这大乔同羊统领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见面之后，另有副肉麻情形，难描难画。一霎时亲热完了，所请的七位大人也陆续来了。当下先打牌，后吃酒。

却不料那田小辫子田大人新叫的一个姑娘，名字叫翠喜，是乌额拉布乌大人的旧交。乌额拉布同田小辫子今天是第一次相会，看见田小辫子同翠喜要好，心上着实吃醋。起初田小辫子还不觉得，后来乌大人的脸色渐渐的紫里发青，青里变白。他是旗下人，又是阔少出身，是有点脾气的。手里打的是麻雀牌，心上想的却是他二人。这一副牌齐巧是他做庄，一个不留神，发出一个中风，底家拍了下来。上家跟手发了一张白板，对面也拍出。其时田小辫子正坐对面，翠喜歪在他怀里替他发牌，一会劝田小辫子发这张牌，一会又说发那张牌。田小辫子听他说话，发出来一张八万，底家一摊就出。仔细看时，原来是北风暗克，二三四万一搭，三张七万一张八万等张。如今翠喜发出八万，底家数了数：中风四副，北风暗克八副，三张七万四副，八万吊头不算，连着和下来十副头，已有二十六副，一翻五十二，两翻一百零四，万字一色，三翻二百零八。乌额拉布做庄，打的是五百块洋钱一底的么二架，庄家单输这一副牌已经二百多块。乌额拉布输倒输得起，只因这张牌是翠喜发的，再加以醋意，不

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顿时拿牌往前一推，涨红了脸，说道：“我们打牌四个人，如今倒多出一个人来了！看了两家的牌，发给人家和，原来你们是串通好了来做我一个的！”翠喜忙分辩道：“我又不晓得下家等的是八万。你庄家固然要输，田大人也要陪着你输。”乌额拉布道：“自然要输！你可晓得你们田大人不是庄，输的总要比我少些？”翠喜道：“一个老爷不是做一个姑娘，一个姑娘不是做一个老爷，甚么我的田大人！你们诸位大人听听，这话好笑不好笑！”

田小辫子看见乌额拉布同翠喜倒蛋，心上已经不愿意。他本是个“草包”，毫无知识的人，听了翠喜的话，便也发话道：“‘中正街的驴子，谁有钱谁骑！’乌大人，你不要这个样子！”乌额拉布见田小辫子说出这样的话来，便也恼羞成怒，伸手拿田小辫子兜胸一把，那一只手就想去拉他的辫子。幸亏糖葫芦眼睛快，说道：“别的好拉，他的辫子是拉不得的！共总只剩了这两根毛，拉了去就要当和尚了！”乌额拉布果然放手。说时迟，那时快，田小辫子也拉住乌额拉布的领口不放。只听得田小辫子骂乌额拉布“乌龟”；乌额拉布亦骂田小辫子“田鸡”。田小辫子说：“我做田鸡总比你当乌龟的好些！”当下你一句，我一句，两人对骂的话，记也记不清。这日打牌的人共是两桌，大众见他二人扭在一处，只得一齐住手，过来相劝。其时外边正下倾盆大雨，天井里雨声哗喇哗喇，闹的说话都听不清楚。大家劝了半天，无奈他二人总是揪着不放。乌额拉布脸上又被田小辫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两处，虽然没有出血，早已一条条都发了红了。羊统领虽然是武官，无奈平时酒色过度，气力是一点没有的，上前拉了半天，丝毫拉不动二人。又想，“倘或被他们二人一个不留神，误碰一下子，恐怕吃不住。”便自己度德量力，退了下来。后来好容易被孙大胡子、赵元常一千人将他俩劝住的。乌额拉布坐定之后，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发疼；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镜跟前一看，才晓得被田小辫子挖伤了好几处，明天上不得衙门，见不得客，心上格外生气。一面告诉别人，一面立起身来想找田小辫子报复。其时田小辫子已被赵元常等拖到别的屋里去坐。乌额拉布见找他不到，于是又跺着脚骂个不了。羊统领道：“乌大哥脸上的伤，可惜是田小辫子挖的；倘或换在相好身上，是相好拿他弄到这个样儿，乌大哥非但不骂他，而且还要得意呢。”说的大家嗤的一笑。

其时天已不早。外面雨势虽小了些，依旧淅淅沥沥下个不了。羊统领便吩咐摆席。正要叫人去请田、赵二位大人，只见赵元常独自一个进来，说田小辫子不肯吃酒，一个人溜回去了。羊统领只好随他。于是大家入座，商议着明天上院，叫人替乌额拉布请了三天感冒假，好在钓鱼巷养伤。

席面上正说着话，忽见外面走进四五个人来。为首的浑身拖泥带水，用一块白手巾扎着头，手巾上还有许多鲜血。走进门来，一见统领，便拍托一声，双膝跪地，口称：“军门救标下的命！”羊统领一见之下，不觉大惊失色，心上想：“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并不见有他在内。怎么他的头会打破？”正在疑疑惑惑，又听那个人说道：“标下伺候军门这多少年，从来没有误过差事；就是误了差事，军门要责罚标下，或打或骂，标下都是愿意的。如今凭空里添了个外国上司，靠着洋势，他都打起人来，这还了得！标下是天朝人，虽说都司不值钱，也是皇上家的官，怎么好被鬼子打！标下今年活到毛六十岁的人了，以后这个脸往那里摆！总得求求军门替标下作主！”说罢，又碰了几个头，跪着不起来。

羊统领还不明白他的说话，便问：“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说在我这里当差，怎么我不认得你？你好好一个人，怎么会叫外国人打？总是你自己不好，得罪了他了。”那人道：“标下在新军左营当了十八年的差。军门有时出门或者回来，标下跟着本营的营官接差送差，军门的面貌早已看熟的了；平时没有事，标下又够不上常到军门跟前伺候你老人家，军门那里会认得标下呢？至于外国人那里，标下算得忍耐的了。他说外国话，标下也学着说外国话对答他，并没有说错甚么，他抢过马棒就是一顿。现在头上已打破了两个大窟窿，淌了半碗的血。军门不替标下作主，标下拚着这条老命不要，一定同那鬼子拼一拼！”

其时台面上的人算孙大胡子公事顶明白，听了那人的话，没头没脑，心上气闷得很，急忙插嘴问道：“你到底是谁？叫个甚么名字？怎么会同外国人在一块儿？说明白了好叫你军门大人替你作主。”羊统领到此，亦被孙大胡子一言提醒，帮着催他快说。又见那个人回道：“标下叫龙占元，是两江尽先补用都司，现在新军左营当哨官。五天头里，标下奉了营官的差遣，同了本营的翻译到下关迎接本营的洋教习。那知一等等了五天，连个影子都没有。偏偏今天下大雨，标下以为下雨那外国人总不会来的了；正因等的不耐烦，就跑到一个朋友家去躲雨。那晓得正是下大雨的时候，轮船正拢码头。标下听见轮船上放气，赶紧跑到趸船上去看；只见外国人站在那里生气，说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了。诸位大人想想看，是天下雨湿了他的行李，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标下因为他是外国人，制台大人尚且另眼看待，标下算得甚么东西。当时就赶紧上前周旋他。他一连问了几句话，标下又赶紧的答应他。不料标下周旋他倒周旋坏了。他咕咧呱啦说的是些甚么话，标下还一句不懂，他已经动了气，拿起腿来朝着标下就是两脚。标下说：‘有话好说，你犯不着踢人。’他也不听见，顺手就把标下手里的马棒抢了过去，一连拿标下打了十几下子，以致把头打破。标下说的句句真言。诸位大人不相信，现今翻译同了标下回来，他就是个见证。”

说到这里，跟他来的人当中，便有一个衣服穿的略为齐全的，走上来朝着羊统领打了一个千，自称他是营里的翻译：“一向少来替军门请安。今天是被龙占元龙都司拉了来替他做见证的。”羊统领见他打千，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欠，仍旧坐下，问道：“怎么好端端的会叫洋教习打他？洋教习说些甚么？他是怎么回答的？”那翻译便凑前一步，道：“回统领的话，龙都司实实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轻，头都打破。他说的话，一字儿不假。至于他为了甚么捱打，却要怪他自己不会说话。”羊统领道：“是啊，外国人断乎不会凭空打他的，总是他自己不好。”此时龙占元跪在地下，听见翻译说他不是，统领怪他不好，直把他气的脸红筋胀，昂着头，噘着嘴，一个人赌咒。

羊统领也不理他，便催翻译快说。翻译回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老天爷今天下雨的不是。如果不下雨，洋人的行李不会弄潮，就没有这场事了。偏偏轮船拢码头，偏偏下大雨。那洋人的行李从轮船上搬到趸船上，虽然一跨就过，搬行李的人又没有拿伞，不免弄潮了些。洋人的脾气亦实在难说话，到了趸船上，就跳着脚骂人。等他骂过一会子，没有人在他跟前，他也只好罢手。齐巧龙都司要去讨好，上去同他拉手，周旋他。好洋人的脾气是越扶越醉的。不理他倒也罢了，理了他，他倒跳上架子了。龙都司同他拉手，他不同他拉，却把他的手一推，瞪着眼睛打着外国话问他。你不会外国话，不理他也罢了，偏偏这位龙总爷又要充内行，不晓得从哪里学会的，别的话一句不会

说，单单会说‘亦司’一句。洋人打着外国话问他：‘你可是来接我的不是？’龙都司接了一声‘亦司’。洋人又问：‘既然派你来接我，为甚么不早来？你可是偷懒不来？’龙都司又答应了一声‘亦司’。洋人听了他‘亦司亦司’，心上愈觉不高兴。又问道：“‘你不来接我，如今天下雨，你可是有心要弄坏我的行李不是？’这时候，我们懂得外国话，都在旁边替他发急。谁知他不慌不忙又答应了一声‘亦司’。洋人可就不答应了。他手里本来有根棍子的，举起棍子兜头就打，谁知用力过猛，棍子一碰就断。彼时洋人气不过，一面嘴里骂他，一面就伸手把他手里的马棒夺了过来，没头没脸就是一顿。等到头已打破，他嘴里还在那里‘亦司亦司’。真正把我们旁边人气昏了！后来好不容易把洋人劝开。等到雨下小些，叫了马车，连人连行李一齐替他送回家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怪龙都司说：“你同洋人说话，怎么只管说‘亦司亦司’一句？如今为这‘亦司’上可就吃了苦了。我们说话，他还不服，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得“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现在洋人已经回家去了。龙都司因为捱了洋人的打，而且头亦打伤，心上不甘，特地奔到军门公馆里喊冤。到了公馆里，晓得军门在这里，所以又赶了来的。”

羊统领听完了一席话，不禁紧锁双眉，把头摇了两摇，说道：“我就晓得你们这些人不安本分，专门替我惹乱子！好端端的，外国人那里，你又去得罪他做什么？”龙占元道：“标下怎敢得罪外国人。他打标下却是打得不在理。”羊统领道：“你要怎样？”龙占元道：“求大人伸冤。”羊统领尚未答言，毕竟孙大胡子老奸巨猾，忙替羊统领出主意道：“人已经被外国人打了，你有甚么法子想，你去替他伸冤？终究是我们自己人不好。他不去躲雨，轮船一到，他就把外国人接了下来，自然没得话说。如今是他自己误了公事，反说外国人不讲情理，这场官司就怕打到制台跟前，非但打不赢，而且还要弄出交涉重案。我们现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人已打了，外国人不来问你的信，总算有你的脸了。如今反要生出是非来，我看很可不必！”一席话提醒了羊统领，立刻把脸一沉，朝着龙占元发落道：“本营营官派你去接洋教习，没有叫你去躲雨；你偷着去躲雨，以致外国人的行李没人照应，自然要弄潮的了。这要怪你自己不好，外国人打你是应该的。以后当差使都这样的误事还了得！”一面说，一面回头吩咐同来的翻译，叫他回去同营官说：“叫他另外派人。这龙哨官，我非但撤去他的差使，而且还要重办，以为妄言生事者戒！”翻译听了羊统领的吩咐，只好答应着。可把龙占元急死了，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口称：“军门开恩！标下以后不敢生事了，如今也不求伸冤了。”羊统领道：“你们众位请听，他到如今还说他自己冤枉。‘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一定不能饶他！明天我还要把外国人请了来，叫他看我发落！”龙占元一听不妙，又连忙磕头，连忙改口，又求“诸位大人可怜标下，替标下好言一声罢！”羊统领又问他：“冤枉不冤枉？”龙占元回称：“不冤枉。”又问：“该打不该打？”回称：“实在该打。”羊统领见他自己认了不是，还不肯放他，叫同来的翻译把他带回去交代给营官：“倘或三天之内，外国人不来说话便罢；倘有一言半语，我是问他要人的！”龙占元至此方才无话可辩，又磕了一个头起来，含着眼泪，抱头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却说羊统领虽然喝退了龙占元，只因他凭空多事，得罪了洋教习，深怕洋教习前来理论，因此心上很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辫子同乌额拉布两个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众，兴致索然。于是无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

第二天羊统领特地把田小辫子请来，先埋怨他不该到制台面前上条陈，弄得制台不高兴，又怪他不该同乌某人翻脸：“过天我替你俩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个官厅子上，彼此见面不说话，算个甚么呢！”田小辫子毕竟是做过他的伙计，吃过他的饭的，听了他的话，心上虽然不服，嘴里不便说甚么，只好答应着。

又过了两天，羊统领见洋教习不来找他说甚么，于是才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后来龙占元是本营营官又上来回过羊统领，求统领免其看管，并且不要撤他差使。当时又被羊统领着实说了他许多不好，看他本营营官面上，暂免撤差，只记大过三次，以儆将来。龙占元又亲自上来叩谢。羊统领吩咐他道：

“现在的英文学堂满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学洋话，为甚么不去拜一个先生，好好的学上两年？一月只消化上一两块洋钱的束脩，等到洋话学好了，你也好去充当翻译，再不然，到上海洋行里做个‘康白度’^①，一年赚上几千银子，可比在我这里当哨官强得多哩。要照现在的样子，只学得一言半语，不零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话，这是何苦来呢！”龙占元道：“回军门的话，标下从前总共读有三个月的洋书。通学堂里只有标下天分高强，一本‘泼辣买’^②，只剩得八页没有读。后来有了生意就不读了。过了两年，如今只有‘亦司’这一句话没有忘记，满打算借此应酬应酬外国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顿打。这一下子可把标下打苦了！到如今头上还没有好，以后标下再不敢说洋话了。倘若再学会两句，标下有几个脑袋，又是马棒，又是拳头，这不是性命相关吗？”羊统领听了，点点头道：“不会也罢了。完完全全做个中国人，总比那些做汉奸的好。”龙占元于是又答应了几声“是”，然后退了出来。

①“康白度”：葡萄牙语，即买办。

②“泼辣买”：英语，文法。

这里羊统领便想仍到钓鱼巷相好家摆一台酒，以便好替乌、田两个人和事。两天头里写了知单，叫差官分头去请。所请的无非仍旧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几个，其中却添了两位：一位是赵大人，号尧庄，乃广西人氏，说是制台衙门的幕府。还有人说：制台凡遇到做折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笔。全省的官员，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镇以下，都愿意同他拉拢。然而他面子上极其不肯同人家来往，坐在那里总不肯同人说话。不晓得是架子大呢，亦不晓得是关防严密的缘故，望上去很像有脾气似的。他的官虽是知府，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请他吃饭，他或者还肯赏光。就是道台，亦得要当红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说

话，他只是仰着头，脸朝天，眼睛望着别处。别人问三句，回答一句，有时候还冷笑笑，一声儿也不言语，因此大众都称他为“赵大架子”。这回羊统领请他，他晓得羊统领上头的声光极好，而且广有钱财，爱交朋友，所以请帖送去，答应肯来。又一个姓胡，号筱峰，行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有人说他父亲曾经当过“长毛”，后来投降的，官亦做到镇台。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里当少爷。脾气亦并非不好，不过他的为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静，他偏要动。说起话来，没头没脑。到人家顶住问他，他又说到别处去了。知道他底细的人，都叫他“小长毛”。后来人家同他相处久了，摸着他的脾气，又送他一个表号，叫他为“胡二捣乱”。

且说胡二捣乱这天因为羊统领请他在钓鱼巷吃花酒，直把他乐的了不得。头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时是四月天气，因为气节早，已经很热，拿出来的衣服是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当天晚上忽下了两点雨，清晨起来，微微觉得有点凉飕飕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夹纱袍子，夹纱马褂。扎扮停当，专等羊统领来催请。羊统领请的是晚饭，他忘记看帖子，以为请的是早饭，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见来催，又把他急的了不得，动问管家：“羊统领请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们记错了！”管家回：“不错，是今天。”隔夜虽然下了几点雨，第二天仍旧很好的太阳。胡二捣乱在公馆里前院后院，前厅后厅跑了十几趟，一来心上烦躁，二来天气毕竟热，跑得他头上出汗，夹纱袍子，夹纱马褂穿不住了，于是又穿了件熟罗长衫，单纱马褂，里面又穿了件夹纱背心。此时已有晌午，还不见羊统领来催。又问管家：“到底是甚么时候？”当中有一个记得的，回了声：“请的是晚饭。”胡二捣乱骂了声：“王八蛋！为什么不早说！”于是仍在自己家里吃中饭。

好容易捱到三点半钟，到这时候，熟罗长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旧换了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刚要出门，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于是仍旧回转上房，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个鼻烟壶来，说道：“街上驴马粪把人熏的实在难受，有了这个就不怕了。”等到坐上轿子，谁知鼻烟壶是空的，又叫管家回去拿烟。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轿方才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带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亏街上有信扇子铺，就下轿买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气是凉的，晚上回去要添衣服，于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夹袄拿了为，预备晚上好穿。如此者往返耽搁，及至到钓鱼巷已经有五点多钟了。幸亏止到得一个主人，其余之客一个未到。胡二捣乱到处捣乱，人家同他没有甚么谈头的。同羊统领见面之后，略为寒暄了两句，便也无话可说。羊统领自去躺下吃烟。胡二捣乱便趁空找着姑娘捣乱，也不顾羊统领吃醋，只是捣乱他的。捣乱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们都骂他为“断命胡二”。胡二捣乱只得嘻着嘴笑。后来端上点心来，请他吃点心，方才住手。

又歇了一回，请的客人络绎不绝的来了。羊统领见田小辫子、乌额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俩的手，说了许多的话，又给他二人一家作了两个揖，说：“你二位千万不要闹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独有你二位见面不说话，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家瞧着算什么呢！”其时田小辫子颇有愿和之意，无奈乌额拉布因为脸上挖的伤还没有好，一定不肯讲和。禁不起羊统领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后来又请了一个安，旁观那些客人亦帮着着实说，乌额拉布方才气平。大家都派田小辫子不是。羊统领叫他替乌大人送了一碗茶，两个人又彼此作了一个揖，各道歉意，方才了事。

其时已有七点半钟了，羊统领数了数所请的人却已到齐，只有制台幕府赵尧庄赵大架子没有到。后来想叫差官去请，又怕他正陪着制台说话，恐有不便，只好静等。谁知一直等到九点钟才见他来。他是制台衙门里的阔幕，人人都要巴结他的。大概的人，他不过略为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荇臣到烟铺上说话，连主人都不在眼睛里。后来摆好席面，主人就来让坐，他方同主人谦了一谦。主人手执酒壶，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他把话讲完，方才起身入座。主人连忙敬他第一位。他又让了一句道：“还有别位没有？”余荇臣道：“这里并没有第二个人僭你尧翁的。”赵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据首座而坐，其余的人亦就依次入座。

通台面上只有余荇臣当的差使顶阔，而且钱亦很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学堂总办，常常提起某人很能办事。余荇臣便趁这个机会托人关说，求大帅赏他一个明保，送部引见。制台虽然应允，但是折子尚未上去。余荇臣又打听得制台凡有折奏，都是这赵大架子拿权，因此余荇臣就极意的拉拢他。赵大架子的架子虽大，等到见了钱，架子亦就会小的。当初也不晓得余荇臣私底下馈送他若干，弄得这赵大架子竟同余荇臣非常知己。这时候到了台面上，赵大架子还只是同余荇臣扳谈，下来再同主人对答两句，余下的人，他既不肖理人，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说话。在钓鱼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赵大架子恐怕有碍关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随他。其他宾主每人只叫得一个，亦为着赵大架子在座，怕他说话的缘故。因此这一席酒人虽不少，颇觉冷清得很。

赵大架子吃了两样菜，仍旧离座躺在炕上吃烟。余荇臣是同他有密切关系的，便亦离座相陪。后来主人让他归位吃菜，他始终未再入席，摇摇头，对余荇臣说：“这般人兄弟同他们谈不来的。”余荇臣得了这个风声，便偷偷的关照过主人，叫他们只管吃，不要等了。赵大架子吃烟，自己不会装。余荇臣虽然不吃烟，打烟倒是在行的，当下幸亏他替赵大架子连打了十几口，吃得满屋之中烟雾腾腾。霎时菜已上齐，主人又过来请吃稀饭。赵大架子又摇头，说：“心上怪腻的慌，不能吃了。”余荇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后，又走过来道歉，又说：“虽外替赵大人、余大人留了饭。”赵大架子回称：“谢谢。”说完这句，立起身来想要穿了马褂就走。余荇臣晓得他不愿久留，便让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里去坐，赵大架子点头应允。两人一同出门。其时主人早已穿好了马褂，候着送了。一时别过主人，回到王小五子屋里。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场面。余荇臣立刻脱去马褂，横了下来，又赶着替赵大架子打烟。王小五子赶过来替他代打，余荇臣还不要。一连等赵大架子又抽过七八口，渐渐的有了精神，两手抱着水烟袋，坐在炕沿上想要吃烟。余荇臣忙叫王小五子过来替他装烟。此时余荇臣一见房内无人，便把身子凑前一步，想要同赵大架子说话。赵大架子忽然先问道：“荇翁，托你安置的两个人，怎么样了？”余荇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说过，一有调动，就委他两人前去。”赵大架子道：“还要等几个月？”余荇臣道：“现在正在这里替他俩对付着看。有两处就在这几天里头期满，不过几天就要委他们的，那里用着几个月。你老先生委的事，岂有尽着耽搁的道理！”余荇臣这时候本来想请赵大架子过来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赵大架子同他说安置人的话，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时不好开口，只得权时隐忍着，仍旧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备了稀饭，留赵大架子吃。赵大架子推头有公事，还要到衙门里去，余荇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终未曾能够向他开口。临到出来上桥，便邀他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赵大架子道：“看罢咧；如果没有公事，准来。”